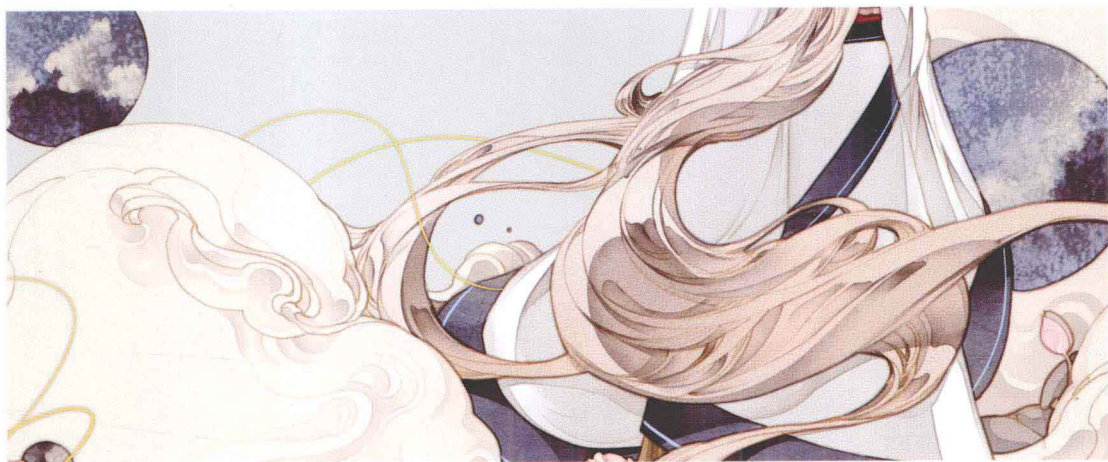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卷

纵使情深

奈何缘浅

不悔相思

执手白头

所有的初相见，
都抵不过长相守。

思傾城

颜月溪 / 著

第二卷

鬼傾城

颜月溪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
作 者 颜月溪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42.75
字 数 4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二卷

鬼傾城

颜月溪 / 著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思倾城 / 颜月溪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447-4470-6

I. ①思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23184号

书 名 思倾城
作 者 颜月溪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42.75
字 数 4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70-6
定 价 5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但得佳人錦綉心，何須絕色恩傾城。

思 傾 城

目 录

- 5 **第一章**
星眸半垂不得语，迎风半开撩人意
- 31 **第二章**
莫把幺弦拨，怨极弦能说
- 60 **第三章**
相思树底说相思，思郎恨郎郎不知
- 101 **第四章**
辜负当年林下意，对床夜雨听萧瑟
- 135 **第五章**
臂弱尚嫌弓力软，眼明犹识阵云高
- 175 **第六章**
薄情转是多情累，曲曲柔肠碎
- 205 **第七章**
愁痕满地无人省，露湿琅玕影

第一章

星眸半垂不得语，迎风半开撩人意

时近端午，天气一天热过一天，溪月怕热，常常在沐浴之后就待在房里哪儿也不去。这日午后，璎璎来找溪月一同去菊夫人的住处绣荷包。

“听说你手很巧，姐姐和我都想看看你的绣工如何。”璎璎背着手笑道。

“苏绣天下驰名，我怎敢班门弄斧。”溪月笑了笑，拿着刺绣团扇和她一同离开竹雨斋。

璎璎边走边道：“青鸾从娘家拿来御赐的香料，提神醒脑，清香宜人，到时候咱们给府里每个人都做一个。”

溪月点点头，笑问：“你给谁绣？”

璎璎眨着眼睛道：“一风和二风有青鸾和你，三风有颖夫人，姐姐绣给姐夫，我自然绣给长公主和姐姐。”

“哦，那你自己呢？”溪月听她独独没提到自己，好奇地问。

“每年都是姐姐给我绣。” 璎璎秀丽的脸上有一丝微笑，“我三岁的时候，父母就去世了，一直和姐姐相依为命。她嫁到齐王府来，把我也带来，这府里人人都对我很好。”

她说起这些，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，虽是寄人篱下，但丝毫没有感怀身世的伤感。溪月看了她一眼，不禁佩服这璎璎的豁达。

说话间，两人已经到了菊夫人所居的院落。两位夫人和长媳青鸾跪坐在厢房的屏风前低头绣着荷包。溪月和璎璎也坐下，细心地选着丝缎和彩线。

溪月想绣个香囊给宇文长风，放上些提神醒脑的香料，让他戴在身上。天热头昏的时候，拿出来闻一闻可以提神。菊夫人递了一个竹篮给她，篮子里有各色丝线 and 一包香料，溪月向菊夫人微微一笑。

青鸾拿来的香料确实很好，味道纯正，散发出一股清香，却不熏人，香味里微微透着薄荷的气味，非常适合用来做香囊。

溪月取了一些香料，细细地掺在棉絮里，压成薄薄的一片，又选了一块浅绿色上等丝缎做香囊的面。她想了想，比量着七彩的丝线，准备在香囊上绣一对并蒂莲。

璎璎绣了一会儿，走到溪月身边看，见她正在绣莲花，不禁笑道：“绣得这么好，刚才还谦虚。”

溪月嘴角微抿，并未答话。

颖夫人绣了一半，拿起来闻了闻，向青鸾道：“你拿来这香料真好，味儿正，又不腻，没有脂粉气，给男人戴正合适。”

青鸾听她称赞，心里很是得意，道：“这香是宫里御赐的，我父亲得了两盒，给了我一盒。我想着我一人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拿来给大伙儿分了，正合适。”

璎璎眉眼一笑，道：“那是，独乐乐怎如众乐乐。”

菊夫人扭头看了溪月手里的绣活，赞道：“你这颜色搭配得真好，清雅得很。你看我的，颜色重了点。”

溪月看着她手里正绣着的荷包，见是葡萄紫色配着金色的丝线，很是灿烂，赞道：“这颜色正配父王，紫气东来，贵气得很。姨娘，您打算绣什么纹样？”

菊夫人思忖道：“绣些云纹和方胜儿就好，你们父王不喜欢那繁琐的图案。去年我绣的是喜鹊，他说这是什么鸟啊，跟麻雀似的。”说着，她自己先掩口一笑。溪月和璎璎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姐夫这人真是，连喜鹊和麻雀都分辨不出。”璎璎笑着打趣道。

“他哪是分不出，他是不在意。你姐夫整天除了赏玩他那些藏剑，还关心过什么别的。”颖夫人笑嘻嘻地插了一句。

菊夫人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，道：“姐姐说得是。上回长公主和我说，要替王爷添置些新衣，结果给他听见了，他说，新衣裳既不服帖也不软和，哪有旧衣裳穿着舒服。”说话间，和颖夫人相视一笑。

溪月见她俩关系融洽，心里倒有些诧异。照理说共侍一夫的女人，怎么说也有些隔阂，看她二人，再联想起长公主，不禁对这个家庭产生了些许奇异的感觉。

“你们聚在这里干吗呢？”一个声音自廊上传来。众人循声望去，见宇文逸风走了进来。宇文逸风走到自己母亲身侧坐下，手里拿着一个蜜桃在啃。

“你这张嘴就没有闲着的时候，不是吃这个就是吃那个。”

璎璎揶揄了他一句。宇文逸风故意把蜜桃递到璎璎面前，璎璎忙推开他的手。“去去，别碍着我做活儿。”

“就你？也绣起荷包来了？小心不要戳到手。”宇文逸风撇着嘴角嘲讽了一句。

他看到溪月坐在一旁，正低头绣着手里的香囊，凑过去看了一眼问：“绣给我二哥的？”

溪月嗯了一声没有说话。

宇文逸风偏着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我那时见他总拿出一方玉色丝帕来看，

丝帕上还绣着兰花，是不是你的？”

溪月纳闷地看了宇文逸风一眼，随即想起自己在洛阳时确实拿过帕子给宇文长风擦脸，他没有还，她也没在意。此时听逸风提起，倒是记起来这件事，溪月的唇边漾起一丝微笑。

宇文逸风瞧她神情忽然闪过温柔之色，猜到她心思，揶揄道：“果然你这一场病没有白生，现下连笑起来也跟沐了春风似的。”

溪月瞄了他一眼，见他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笑意，抿了抿嘴。

黄昏的时候，宇文长风回府来，见溪月不在房里，好奇地问小蝶她的去向。小蝶道：“少夫人跟着姨小姐去菊夫人那里了，已经去了一下午。”

“哦，有没有说去干什么？”宇文长风听说溪月去了菊夫人那里不禁有些惊讶。溪月一向很少和府里其他人互相走动，这会儿能去菊夫人那里，倒是个好事情。

“奴婢也不清楚，听姨小姐说，好像是找少夫人去绣端午节的荷包。”小蝶挠着头发，想了想才道。

宇文长风这才点点头。

“公子，晚膳开不开？”瑞雪从外面进来，问了一句。

“少夫人还没回来，等她回来再开。”说着，他进了内室。

溪月回到竹雨斋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她走进内室，见宇文长风坐在屏风后，西窗下的矮桌上点着灯烛，像是正在看书，便故意放轻了脚步，悄悄走到他身后，蒙住他的眼睛。

“猜猜我是谁。”她故意哑着嗓子变了声音。

她掀开水晶帘进来时，宇文长风就已经听到了声音，此时她柔软的小手覆着自己的眼睛，不禁一笑，逗她道：“猜不出，是哪家的小鬼？自己报上名来，否则休怪本公子剑下无情。”

“九天玄女娘娘是也。”溪月知道他是故意逗自己，也顺着他的话回了一句。

宇文长风身子一侧，拉过她胳膊，溪月猝不及防，整个人失去重心。眼见她要跌倒在地上，宇文长风伸臂一揽，轻轻将她揽在怀里，往她红润的樱唇上吻去。

两人缠绵，忘乎所以，瑞雪本想进来禀报，晚膳已经备好，隔着水晶帘见他俩依偎在一起，便没有上前。

“你老是这样，吓人家一跳。”溪月抿嘴一笑，不满地在他下颌上一点。

宇文长风望着她，笑道：“是你先想吓我的好不好？九天玄女娘娘，你倒不如说你是王母娘娘。”

“你又不是玉皇大帝，我怎么会是王母娘娘。”溪月笑着坐了起来。

她从袖子里取出香囊交给宇文长风，问他：“你看我绣的好不好？”

宇文长风接过去一看，只见淡绿色的香囊上绣着一对精致的粉色并蒂莲，再一闻，那荷包清香沁鼻，令人精神一振，浑身舒畅。

“你还会绣这个？我以为你只会睡懒觉赖床。”宇文长风笑着打趣。

溪月眉头一皱，伸手欲从他手里夺过香囊，嘟囔道：“你不要就还给我。”

“你给了我，就是我的，怎么能要回去。”宇文长风笑意更深。

溪月噘着小嘴，哼了一声。宇文长风怜爱地又吻了她一下，把荷包放到怀里。

“你刚才在看什么？”溪月好奇地问。

宇文长风把一封书信递到她手里，“岳父大人差人送了家信来，这封是给你的。”

溪月闻言欣喜万分，忙接过去看。

石俊在信里说，他已经辞官还乡，带同妻妾家小前往洛阳别苑安居，让溪月不要惦念，家里一切安好。溪月看了信满心欢喜，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宇文长风见她初看信时的欣喜渐渐变作秀眉轻锁的怅然，知道她看过家信之后，起了思乡之念，便轻抚她的秀发。溪月轻轻靠在他怀里，眼神中有着难解的惆怅之色。

“我要给父亲回一封信，你替我差人送到洛阳去好不好？”溪月幽幽道。

宇文长风搂着她的肩，嗯了一声，思忖片刻才道：“有机会，我带你回洛阳去省亲。”

溪月眼前一亮，宇文长风莞尔一笑道：“洛阳是个好地方。”

溪月知道他话里的意思，向他耸耸鼻子。

书房里，溪月坐在书案前写信，宇文长风则在一旁看着她。

“你快到一旁去，你老看着我，我怎么写得下去。”溪月抱怨道。

“我看着你怎么了？你还怕给我看？”宇文长风嘴角一挑，有一丝笑意。

溪月瞥了他一眼，手里的笔顿了一顿。

宇文长风淡然一笑，坐到一旁看书去了。溪月这才重新提笔写信。她在信中告诉家人，让他们不要惦记自己，宇文长风和齐王府的人都对她很好，开始时虽然吃不惯这里的饮食，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。金陵的天气多变，她也渐渐适应。

写了两页纸，溪月凝睇不语，有桩心事始终盘桓在心里。她想知道云飞扬的近况，可是又不便相询。前几日在卫玠府也是，就是开不了口。

她下意识地看了宇文长风一眼，只看到他的侧脸。他垂着眼睑，专注的神情是那么俊逸出尘，仿佛尘世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，只注目于手里的书卷。

原来他长得这么好看，溪月凝望着他，忘记了刚才的惆怅，见他忽然翻了一页书，怕被他看到自己正呆呆地望着他，忙低下头，脸上有一丝晕红。

溪月定了定神，终于写好了家书，随手装到信封里，走到宇文长风身边，将书信交给他。宇文长风接过去，置于案头，道：“明日一早我就差人送到洛阳去。”

溪月点了点头，端着烛台放到他身侧的矮桌上，温婉道：“加一盏灯，不然眼睛看坏了。”

宇文长风仰头看着她，见她关切地看着自己，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。

“我先回房去，你也不要看太久。”溪月轻声说了一句，款款步出书房。

宇文长风眼中闪过温柔的笑意。

端午节前一天，午膳后，璎璎拉着溪月的手道：“走，我带你去看她们包粽子去。”

溪月跟着她来到后厨，厨房里好不热闹，不时有仆妇进进出出，将一笼一笼的粽子端进去蒸上。

“每年我们都要亲手包上几个粽子，才算是过节。”璎璎带着溪月去往厨房一侧的一间房屋。两人进屋一看，颖夫人和菊夫人正在包粽子。

颖夫人看到璎璎和溪月，忙道：“今日这后厨人来人往乱得很，你们怎么来了，快回屋玩去。”

璎璎笑道：“我和溪月闲着没事，过来帮帮你们的忙。”

菊夫人疼爱地看了妹妹一眼，笑道：“哪里用得着你们动手，我和姐姐包几个意思意思就够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，不包粽子怎么能算是过端午。”说话间，璎璎拿起几片粽叶，弯成漏斗状，将糯米装进去，又将粽叶一折，拿线绳紧紧绑住，很快，一只精巧的小粽子就包好了。

溪月看着有趣，也照样子学。她从来没包过粽子，拿着粽叶装了糯米总是漏下去，好不容易不漏米了，怎么也折不成粽子的形状。

璎璎见了直笑，又拿了几片粽叶，示范给她看。溪月细细看了，才照着样子将手里的粽叶折好，拿线绳想绑起来，谁知手法不够娴熟，粽叶松了，糯米全都洒了出来，只得泄气地将粽叶放到一边，看着颖夫人、菊夫人、璎璎三人边说笑边不紧不慢地包粽子。

下午，宇文长风进宫向太皇太后和皇后请安回府，见宇文逸风拿着一只粽子边走边吃，笑道：“每年府里总是你第一个吃粽子。”

宇文逸风边吃边笑道：“你可知道这粽子是谁包的？”

宇文长风一愣。

宇文逸风诡异地笑笑道：“是溪月包的。”

“哦？”宇文长风不信地看了他一眼。

宇文逸风咂着嘴，笑道：“不过她包得真差，糯米都露出来了，还半生不熟的。”

宇文长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半生不熟的你还吃啊？”

“粽子蒸好了，她自己不吃，拿给我说，三弟，我第一次包粽子，包得不好，你吃一个看看如何？她怕自己噎着，倒不怕噎到别人，你媳妇可真坏。”宇文逸风揶揄了一句。

宇文长风大笑道：“你说你不想吃不就得了。”

“她既然开了口，我也不好打她的面子，将就着吃呗。哎呀，可真难吃。”宇文逸风撇着嘴，勉强一咽，才将嘴里的糯米咽下去。

宇文长风又是一笑。

宇文逸风低头看到他腰间悬着一个香囊，像是那天看到溪月绣的那只，笑问：“你不是不喜欢戴香囊吗？说香喷喷的受不了。”

宇文长风微微一笑道：“这香味儿不冲。”

“送给我吧，我喜欢这颜色。”宇文逸风明明知道他不会答应，却故意这么说。

果然，宇文长风摇了摇头道：“这可不行！”

宇文逸风这才坏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，不过说着玩儿罢了。你们就跟这粽子一样，之前半生不熟的，还有些夹生，现在完全熟了，已经黏糊到一起。”

宇文长风听他话里有话，忍俊不禁。“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嘛。”

“那当然了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平生最擅察言观色。她看你的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。”宇文逸风终于把粽子吃完，拍了拍手，仿佛完成了艰难的任务。

“是吗？我怎么没觉得？”宇文长风眉头一皱。

“那是你迟钝！”宇文逸风玩味地一笑，又道，“你最好去厨房吃点东西，不然回去她必定要叫你吃粽子。到时候，你就算不噎死，也得撑死。”说

完这话，他向宇文长风眨了下眼睛，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了。

宇文长风回到竹雨斋，溪月看到他，掀开帘子从内室出来迎他。

“你回来啦。”她走过去接过他解下的长剑，挂到墙上。宇文长风走进内室，溪月拿了外衣给他换下长袍，见他换好衣服，拉着他走到矮桌旁坐下。

“妩儿——妩儿——”溪月叫妩儿把粽子端过来，妩儿忙端着一盘粽子走进内室，放到矮桌上。宇文长风看到那一盘粽子大小不一，形状怪异，有的还露出了白色的糯米，他竭力忍住笑。

溪月剥了一个粽子递到他面前，殷切地望着他，笑道：“我第一次包粽子，你不许笑我。”

宇文长风看到溪月殷切的眼神，又想起宇文逸风吃粽子时无奈的神情，终于笑得直捶桌子。

溪月见他大笑，心里有些疑惑，没好气道：“说了不许笑，你还笑！”

宇文长风吸了好几口气，才忍住了笑，看着溪月偏着脑袋撒娇的神情，心想：难怪三弟拒绝不了，你这样的美人，谁能打你的面子。就算是石头，也得当成粽子来吃。

他从溪月手里接过粽子，吃了两口，就觉得有些咬不动，笑道：“不知道是我牙不行了，还是这粽子没熟，怎么嚼不动了？”

溪月掩口笑道：“我包了一下午，你务必把这一盘都吃完。”

宇文长风惊叹一声，看着那盘粽子，无可奈何道：“你这坏丫头，你自己怎么不吃，让我吃完，把我噎死了怎么办？”

“姑爷，我们都吃过了。呃……”妩儿在一旁笑道，忽然打了个饱嗝。宇文长风见状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溪月向妩儿递了个眼色，示意她出去，妩儿这才笑嘻嘻地走了。

溪月跪坐到宇文长风身边，轻声慢语道：“你平日里说我只会抚琴临帖，这回我也包些粽子给你看看，看在辛苦一场的分上，你总该赏个脸吃下去。”

宇文长风见她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自己，眼神中满是期盼，只得

继续把粽子吃完。溪月这才展颜一笑。

看着溪月的眼睛，宇文长风忽然想起宇文逸风刚才说的话，心中一动。

“把眼睛闭上。”宇文长风忽然道。

溪月虽不明就里，还是顺从地闭上了眼睛，只悄悄从睫毛缝里看他。

宇文长风在溪月的眼睛上轻轻一吻，向她淡淡一笑。溪月侧目看着他的古怪神情，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见他又剥了一个粽子吃，咬着樱唇又是一笑。

宇文逸风回到住处，婢女告诉他，颖夫人正在房里等着他，不禁有些诧异。

“娘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宇文逸风走到母亲对面坐下。宇文逸风一向称呼长公主为母亲，而称呼生母颖夫人为娘。

颖夫人疼爱地看着儿子，见他个子像是又长高了，心里欢喜，笑道：“端午过后，就是你的生辰，这一晃，你已经十八岁了，可在娘看来，跟孩子也没两样。”

宇文逸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您怎么想起说这个。”

颖夫人瞅着他的样子，见他脸上虽然尚存着稚气，却已是英俊青年模样，感慨道：“十八岁，已经成年了，也该婚娶了。”

宇文逸风猜到她要说什么，推搪道：“二哥才成亲没多久，我急什么，再两年也不迟。”

颖夫人知道他爱玩，不愿早早的成家立室，也不深说，只是道：“娘先替你慢慢物色着，有了合适的姑娘，先把亲事定了，晚两年成婚也不迟。那郗家……”

“您别和我提郗家，他们家的女子我不喜欢。”宇文逸风打断母亲的话。颖夫人如何不知他的性子，知道他厌烦郗家的小姐，必是因为宇文长风没有看中他家的小姐，他自然也不愿再和郗家攀亲。她这儿子虽然不是嫡出，可处处不愿低人一等，最是争强好胜。

颖夫人叹息了一声，宇文逸风以为她不高兴，忙道：“娘，您别为我的事